艾青诗歌的哲理美

雷丽平

（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文秘系，北京 100102）

[摘要] 艾青不仅有着诗人的智慧，还有着哲学家的头脑，他把对真、善、美的渴望，及对假、恶、丑的鞭挞，用形象化的语言融入自己的诗篇，给人以哲理性的启发和思考，并从中受到美的熏陶。

[关键词] 艾青；哲理性；形象化

[中图分类号] I207.2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4-3489(2005)02-0073-03

亚里士多德说，诗是一切文体中最富有哲理意味的[1](P.13)。哲理与诗在表现上有差别，一个重抽象思维，运用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的三段论法去表达思想，一个重形象思维，着重运用诗的形象去展现思想。但是哲学作为思想最高度的概括，诗作为生活最精炼的概括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。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性的能动精神，常常表现为对人生、命运、宇宙存在等等奥秘的探索。这种探索是人生精神上的一种诗意气象，它直接表现在哲学研究的目标中，也表现在诗的内容上，哲理与诗某种程度上是一对孪生的姐妹。在人类向更自由、更必然的目的攀登的进程中，哲理与诗以其囊宇宙之博大，探万物之精微，而又寄至味于数语之中的共同特点而携手前进。

诗与哲理这种自然的联姻关系，使诗歌以反映哲理为其内容，把诗的哲理表述作为自己极高的内容层次。歌德说："想象一发觉向上还有理性，就牢牢地依贴着这个最高领导者……它愈和理性结合，就愈高贵。到了极境，就出现了真正的诗，也就是真正的哲学。"[2](P.308)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说："一个人，如果不是一深沉的哲学家，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。"

艾青60年来的创作实践证明他不愧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，因而也是个真正的诗人。作为思想家，他通过他的诗思考着时代、思考着人生，思考着作为一个战士来到世界上的责任。正如艾青自己在《诗论》中所说的，诗人"思想力的丰富必须表现在对于事物本质的了解的热心，与对于世界以及人类命运的严肃的考虑上。"

艾青对世事的哲理评判，同人类的对话，有一个明确的尺度和中心，那就是真、善、美，他在《诗论》中认为"真、善、美，是统一在先进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，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。"因此，他把"真、善、美"奉为"驾着纯金的三轮马车"的诗神，他的大量诗篇，闪射着"真、善、美"同等的光芒，这在他那些"向世界发话"的诗篇中就很明显。

他让人们认识世界，热爱生活，把握未来。在诗中，总是把真、善、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他对巴黎、马赛的画像是多么真切，这两个法国城市，有它们真、善、美的一面，它们有过光荣的革命历史，有着珍奇的创造，发出的磁力，"吸引了全世界上，各个国度的各个种族的人们。"但是世界上的事物，往往是真、善、美和假、恶、丑相对立而存在，共存于同一体中。艾青在《诗论》中以深邃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，透过表象看到深层，形象而又尖锐的指出，他们是"淫荡的、妖艳的姑娘"（《巴黎》），是"盗匪的故乡"（《马赛》），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东方殖民地的欺压和掠夺的本质，他正是"因旧世界充满欺诈、倾轧、迫害，而对它注目"，他又认为诗人肩负着不可推脱的历史责任，诗人是"人类从今天到明天的桥梁"，"从现在带记忆给未来，又从未来带消息给现在"，鞭策人类向着"辉煌的远方，美好的彼岸"。于是他在《巴黎》中竟满怀信心的表示，经过一定的时日，"以磨练我们的

?1994-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筋骨，等时间到了，就整着队伍，兴兵而来！”“我们将是攻击你的先锋。”诗人发这样的誓言，不知底里的人，以为是不可思议的空论，然而，如果着眼于诗人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，着眼于诗人思想经历，就不难理解了，他的思想脉搏与世界人民共跳动，他对掠夺者的仇恨与全人类相通，一句话，是要为人类呼号、歌吟的使命意识使然。因为“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；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。”诗人行动的意义，就在于把人群的愿望与意欲、要求，化为语言。

他爱真、善、美，所以他要热情赞颂无私奉献、抚育着大地上的万物和人类的劳动者大堰河；他恨假、恶、丑，鲜明表达了对剥削者的厌恶，对不公道的世界的控诉。他爱真、善、美，倾全力塑造把“广大的土地”和所有一切“属于生命的幸福”“从凯撒的手里”夺回，归还给“以血汗灌溉过它的人们”的拿撒勒人形象（《一个拿撒勒人的死》）；他同样热情讴歌为改变自己奴隶命运，取得生活权利的、向旧世界挑战的“九百个”造反大军（《九百个》）。他恨假、恶、丑，即使身陷囹圄，“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”，他坚信被痛苦煎熬的芦笛，“在它出来的日子，将吹送出对于凌侮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”（《芦笛》）。他通过铁窗，“举起仰视的幻想的眼皮，去迎接一切新的希冀”，“感触到世界的存在”，带给他“多量的生命的力”（《铁窗里》）。他认识到，诗人如果不把人类身上的疮痍指给人类看，不把隐伏在万人心里的意愿提示出来，不把美好的思想教给人们，不告诉处于绝望的人还有明天……，那么，忘记自己历史使命的诗人，是不配称为诗人的。因此，艾青这支芦笛吹奏出来的是真实之歌，希望之歌，反叛之歌，他是人类的忠实朋友和使者。

经过 10年动乱，历史生活的曲折、忧患使诗人对生活思索得更深沉了。搁笔 20多年的老诗人艾青一旦重抒歌喉，歌声里充满了哲理的沉思。《归来的歌》明显地趋向诗化的哲理表达。其中有的是撼人心灵的警句，有的是催人征战的鼓角，有的是令人深省的箴言，有的是教人为人处事的座右铭。史诗式的《光的赞歌》是新时期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，诗的思想境界被推到了无比深邃丰富的哲理高度。新的历史时期，新的生活愿望，促使诗人力求从对如实的生活的观察升华到历史的概括，把传统、现实、理想联系起来，用诗的美去托起民族的沉思，用诗的预言去完成人民的向往。生活召唤着史诗，人民召唤着史诗，史诗的繁荣是新诗走向更深广的思想领域的一个标志。

哲理诗毕竟也是诗，不能只作空洞的说教。对于哲理的诗化表现，歌德有一句很有启发性的话：“一个诗人需要一切的哲学，但在其作品中则必须把它避开。”诗终究是主情的艺术，即使是再深刻的哲理也必须通过诗情的中介表现出来，是抒情的哲理，是诗人的激情与思想撞击后迸射出来的绚丽的光芒。它可以有明确的理念结论，但不是象思辩一样以严整的步伐响彻在诗中，而是巧妙地隐匿在诗的河流中，饱含在形象的血肉中。诗完全是在形象的描写中自然地撒下了缤纷的哲理花雨。诗人可以抽象地把握玄奥抽象的哲理，但如果这种哲理没有在胸中酿成情热，最好避免去表现它，象“如果没有黑暗，光明岂不是失去了它的陪衬。”这样的所谓哲理诗，只是为了直指哲理而写的，失去形象的哲理就象一块干裂的面包。先设置哲理结论，然后再用类似的形象去演绎的写诗法，就象在一块木头上挂一方红布就自诩是艺术品一样的幼稚。诗的创作程序证明即使是哲理诗，也不能违反动情的根本原则。

艾青诗中的哲理思考是通过诗情中介来表达的，是“以良知为躯体，幻想为衣衫，运动为生命，想象为灵魂”（柯勒律治语）的诗人的思考，是一种艺术的思考。艾青诗歌的哲理美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。

一、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中，用哲理性的诗句来警策全篇，起画龙点睛的作用，把诗的思想境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，《鱼化石》、《沙漠和绿洲》、《时间》、《花样滑冰》、《钢都赞》、《东山魁夷》、《天涯海角》等诗就是。在《鱼化石》里，首先描绘了鱼化石“依然栩栩如生”，却“绝对地静止，对外界毫无反映”的鲜明逼人的形象，然后，在炽烈如火的诗情中引出一条令人深思的客观真理：“离开了运动，就没有生命”，“活着就要斗争，在斗争中前进，即使死亡，能量也要发挥干净”。因而，显得“其力大，其思雄”，能激动人，感染人。艾青《诗论》说，“没有一个诗人是没有政治倾向的。但当诗人写作的时候，他必须把他从哲学书里所得到的东西，把他的对人生对社会的见解，化为直接的东西，化为童年的天真；不然的话，他的诗就会丧失纯朴了；从纯粹理论出发所写出来的诗，是不感动人的”。艾青所说的“化为直觉的东西，化为童年的天真”就是说，诗中的哲理，要浸润诗人真挚的感情的血肉，要化为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。

二、把哲理性的思想熔铸在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里，让形象启发思考，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历悟出其“象外之旨”、“言外之意”，《伞》、《镜子》、《酒》、《希望》、《盆景》、《烧荒》、《电》、《冰雹》、《海水和泪水》、《盼望》等就是。《镜子》由人们司空见惯的镜子照出事物本来面目的简单事实中，展示出一种耐人深思的哲理思想：

有人喜欢它
因为自己美

?1994-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有人躲避它
因为它直率

甚至会有人
恨不得把它打碎

在此，诗人把抽象的思想具体化了，以平凡的事物揭示了不平凡的真理，迫使人思索、选择。有人说，“这是哲理的诗，诗化的哲理，也是心理学的诗，诗化的心理学”[3]，是不无道理的，它确实具有钩魂摄魄的魅力，艾青在《诗论》中说：“以最平凡的外形，蕴蓄着深刻的真理”。《盆景》看来好象诗人在欣赏“以不平衡为标准 /残缺不全的典型”的盆景艺术，实则是诗人对十年动乱时期“一切都颠倒 /少的变老、老的变小”的现实的讽刺。在《烧荒》里，

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
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
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
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

[ ]

[1] 华滋华斯.《抒情歌谣集》一八00年版序言[A].西方文论选(下卷)[C].上海：上海译文出版社，1979.

[2] 骆寒超.艾青论[M].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2.

[3] 杨匡汉，杨匡满.艾青诗歌艺术风格散论[J].文学评论，1980(4).

[4] 巴剑.《归来的歌》后[A].艾青.归来的歌[M].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0.

(责任编辑 如月)

?1994-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